

# 从诺奖看留学：成功的教育需要国际成分

来自日本的科学家大隅良典荣获201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迄今共有25位日本科学家获奖（含两位美籍日裔科学家）。这一数字使日本诺奖成绩雄居亚洲第一，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诺贝尔奖大国。

进入21世纪，日本科学家获奖人数快速增长。本世纪以来的获奖者包括物理奖8位、化学奖6位、生理学或医学奖3位，共计17位。这平均1年1个的“井喷式”诺奖势头，引起了作者的关注和好奇，究竟这些获奖的科学家身上有哪些相同特质呢？

## 走出国门发现更大的世界

纵观25位日本诺奖得主和12位华裔诺奖得主的个人履历，可以看出他们有着相似的教育背景——绝大多数科学家都有国外求学经历。而这一教育背景也在英国诺奖得主中找到了相似性：在90位英籍诺奖得主中，有51位曾有过留学经历。不难发现，留学的经历对这些发达国家不无关系。

世界顶尖人才的研究方向和研究视野都有不小的影响。例如大隅良典就是在美留学期间和酵母结缘，并最终因此斩获诺贝尔奖。

“日本产生了如此众多的诺贝尔获奖者，与日本科学家视野开阔，注重国际交流不无关系。”日本千叶大学经济学博士李仲生教授举例说道，1987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利根川进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他的科学成就都是在美国的实验室中取得的；2000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白川英树和2001年化学奖得主野依良治都曾在美国大学进修，均了解各自领域最新的研究动向。

## 为什么大多数诺奖得主来自欧美？

诺贝尔科学家获得者中，大多数是欧美发达国家的科学家，其他国籍的获奖者或者在欧美发达国家接受过教育，或者在这些国家的研究机构从事科学研究，这与现代科学技术的主流在欧美等发达国家不无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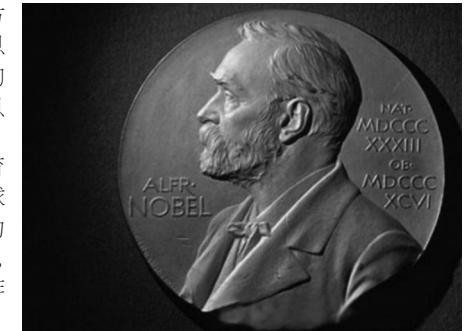
一方面西方国家经济发达，另一方面西方自由的学术、鼓励质疑、批判的思维以及独立的科学体制都是培育诺奖的土壤。这与欧美崇尚“自由主义”教育息息相关。

以诺奖数最多的美国来说，其教育水平排名世界前列，大学教育更是全球顶尖。美国的大学教育很注重个人能力的培养，善于调动个人学习研究的潜能，这对人才的发展和脱颖而出，无疑是非常有利的。

## 名人眼中的留学：成功的教育需要含有国际成分

美国密歇根科技大学校长柯蒂斯·汤普金斯博士可谓一言中的。他说，如今，我们都生活在高度全球化的经济环境中。要在这种环境下获得成功，你必须让自己得到一种能迅速对挑战和机遇作出有效反应的教育。这种教育需要含有国际性成分。

前段时间网络热传《中国入世首席



代表龙永图：从我送外孙女去美国谈中国的教育》，龙永图谈到了中国软实力的核心问题，我们该有怎样的观点来看待世界和看待自己。中国现行的教育和社会环境在塑造孩子价值观方面存在缺陷。龙永图把外孙女送去美国读书，为的是培养孩子的诚信和社会责任感，从而形成普世价值观。

环球网 2016.10.14

# 音乐何需听得懂？

周海宏来了，在上海静安区青少年活动中心举办了一场“走进音乐的世界”专题讲座。作为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的周海宏教授，做的这个讲座其特别之处就在于颠覆了人们对音乐的许多认识。

“这首曲子听懂了吗？”“这段音乐表现了什么主题思想？”这是传统音乐课里最常见的问题。但作为研究音乐

美学与心理学问题的专家，周海宏却语出惊人：“音乐何需懂！”他说，音乐属于听觉的盛宴，无法用文学化、美术化的方式去欣赏。这一属性使音乐作品不能像视觉类、语言类作品那样直观地传递出作者的意图和思想。音乐，特别是高雅音乐，便有了“听不懂”一说。加之长期以来，我们的高雅音乐普及方式常常以乐曲解说为核心，

诸如时代背景、作者生平、创作背景等。这些“解说”成了我们欣赏音乐时的拐杖，一旦缺少便不敢、也不会欣赏了，其实这是误区。音乐很简单，不需要去懂，只需闭上眼睛，打开耳朵，别管懂不懂，只管欣赏旋律之美。

听音乐、学音乐、上音乐课，不需要任何负担，特别是不要怕听不懂或觉得自己没有音乐细胞。“老怕听不懂，使我们在音乐的大门之外不敢进入；老想听懂，结果妨碍了本来有可能享受到的纯粹音乐之美。

《新民晚报》2016.10.12文/王蔚



## 南航大学生研制“奇蛙”无人机飞得比汽车还快

9月22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年一度的大学生“创意创新创业”文化节盛大开幕，“奇蛙”智能运动无人机、孙行者舞蹈类机器人等60余件大学生创新作品集体亮相，引得师生纷纷驻足观看。

流线型的机身、配置四个旋翼、轻便小巧的构造……路演现场的这款无人机像极了一只雨林中的青蛙，也正因如此，他们把这架无人机命名为“奇蛙”无人机。

除了外形像青蛙，这款无人机还有飞行速度快、体积小的特点，体重仅1.3公斤的“奇蛙”飞起来后，最高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85公里。“奇蛙”无人机可以追上越野的摩托车，并拍出十分稳定的画面，折叠之后的大小和一本书差不多，方便携带。

“奇蛙”的创始人是南航三名飞行器制造专业的博士生，南航研究生三年级学生许俊勇说道：“经过了八年的积淀和一年多的设计制作，最终才孵化出了现在的‘奇蛙’”。

这只“青蛙”的神奇之处还在于它的“傻瓜式”操作。手戴一只特殊的腕表，腰揣一个直径只有五厘米左右的定位魔方，预先在手机APP上设定好模式后，“奇蛙”就会乖乖地跟着你走。无论是在水上旋转翻腾的快艇、或是高速公路上飞驰的汽车，它都可以做到跟随拍摄。腕表则用来控制起飞和降落，只需要简单的几个按钮，即使是没有无人机操作经验的新手，也可以灵活操纵这只“奇蛙”。《扬子晚报》2016.9.23

文/马韵斐 朱常华 杨甜子

# 国际学校不能淡化国情教育

当前，一些家长把孩子送进国际学校，希望他们将来考入国外优质高校成为国际化人才。这本无可非议，然而，一些国际学校却没有按相关法律、政策要求开设基本的国情教育课程，令就读的学生对国情知识了解甚少，有些甚至被问及中国的国旗、国歌、国土面积时一脸茫然。这种情形令人担忧。

不论什么形式的教育，都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开展。按规定，我国除仅允许招收外籍人员子女的境外独资国际学校外，其他类型的国际学校都属于中外合作办学性质，必须严格遵守教育法律法规。国务院颁布的中外合作办学条例明确规定，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应当按照中国对同级同类教育机构的要求开设关于宪法、法律、公民道德、国情等内容的课程。而事实上，一些国际学校盲目引进国外教材、课程，而对中国基本国情教育课程则是少

开、不开或仅仅停留在课表上。与此同时，教育部门对国际学校的审核主要停留在招生规模上，对课程的审核和监管存在缺位，仅仅通过例行听课或检查课表来落实监督。有的学校甚至准备了两张课表，一张是应付检查用的，一张是实际上课的。

国情教育在一些国际学校被淡化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学生家长对此不重视。有些家长只重视孩子的知识技能教育，缺乏国情教育意识，把孩子送入国际学校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把他们培养成“国际人才”。这种心理传递到学校，更强化了校方对这类教育的淡化。殊不知，近年来中国优秀人才在国际人力资源市场上日益受到青睐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国际地位大幅提升，发展前景广阔，是因为中国人熟悉中国的事儿。

《北京青年报》2016.10.14文/郑天虹

# 学者蒙曼忆上学：孤独是成长的第一步

历史学者、中央民族大学（以下简称民大）副教授蒙曼，在中央民族大学度过了七年的求学时光，蒙曼告诉记者在民族大学上学期间，对她影响最深的是硕士导师徐亭云教授：

徐亭云老师出生于书香门第，很有风范，她的住所几乎住过我们历史系所有遇到过困难的人，包括我毕业后回到民族大学工作，住的筒子楼冬天床头的水能结冰，她心疼我让我住到她家。还有一个老师的儿子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筒子楼太嘈杂无法休息，最后也在徐老师家住过一段时间。徐老师家里就像“联合国”一样，住了一波又一波的人，我觉得她的人品非常高贵。

另外一位是李鸿宾老师，在他的敦促和推动下我最终决定研究历史。

那个时候我在犹豫要不要学法律和新闻，因为当法官和战地记者算是我

的梦想。在这期间李鸿宾老师经常敦促我学习，还很有诚意地问我愿不愿意读他的硕士。就这样我选择了李老师，开始了历史研究之路。

民大给我更多的是情怀，北大带给我更多头脑上的成长。可以不夸张地说，北大的中国古代史是北大历史系最好的专业，隋唐史又是中国古代史中是最好的最成熟的。在最好的地方跟着最好的老师学一个起点最高的专业，当时的视野一下子就开阔了。

例如我们当时对碑志的研究是开风气之先的，当时我们千方百计看碑志，用碑志来证实古史。在北大期间真的跟当时最先进的一些学术理念、最优秀的一些历史学者的思想碰撞起来了。所以，我觉得从头脑的成长而言，北京大学的三年非常重要，而且学术训练的严格程度，和同学之间的碰撞都要高于在

民族大学。

我中学在承德一中就读，学校有一个小图书馆。我现在还记得，每天下午放学后晚上上自习的这段时间我就在图书馆看小说。下午五点多夕阳投到图书馆，图书馆的玻璃就呈现出晚霞的颜色，我就坐在那儿看书，太阳打在脸上，那是完全不同的感触。

不像其他学生在文山题海中混过了中学时光，反而在那个时候使我学会了一个人做事。我觉得孤独是一个人成长的第一步，读书也是需要一个人做的，却能带来乐趣，在那个时候我找到了这种乐趣。

现在回想中学学的知识几乎全都忘了，但那时候读书的时光和感觉仍值得回味。

搜狐教育 2016.9.19  
文/薛彪 王学涛 唐悦芝